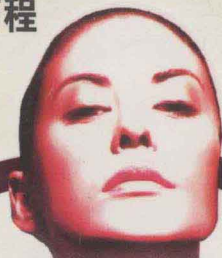


一个三重性女人的情感历程

王受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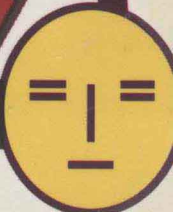
一个都市流行的新称谓

一个都市流行的新称谓

妹妹

谁让时尚女人得了病？

妹妹



今天叫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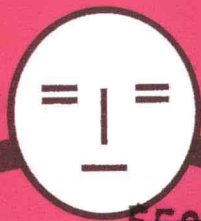
昨天叫小姐

当代中国人生存压力的新问题

一部新时期的《乱世佳人》

中国城市批判小说又一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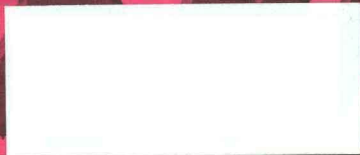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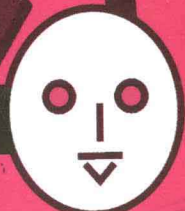
一个都市流行的新称谓

55891

姊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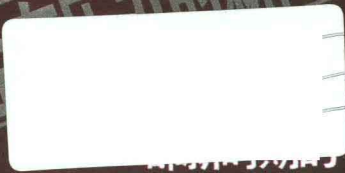
谁让时尚女人得了病？



姊妹



当代中国人生存压力的新问题



《乱世佳人》

中国城市批判小说又一突破

【吉】新登字 08 号

尴尬岁月 情感尴尬

责任编辑：肖玉梅

封面设计： 标点工作室
biaodiantongshu

策划监制： 弘扬文化
Hong Yang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妹妹妹妹/王受远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80648-466-3

I.妹…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049 号

妹妹妹妹

王受远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8 插页 14 印张 40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466-3/I·142

定价:23.80 元

妹

妹

妹

妹

本书导读

本书导读：

1.这是一部深刻揭示当今都市时尚女性，在强大的生存、工作压力下的心理状态的力作。书中的女主人公，在权欲、物欲、淫欲横流的社会里，患上瘾症，出现三重性格，实是一种苦涩和无奈的现实反映。

2.“妹妹妹妹”出自官员、商人、平民百姓口中，各有不同的内涵。正如本书封面顺口溜所言：一个都市新称谓；昨天叫“王妃”今天叫“妹妹”，不管对不对，时尚新风味。令人回味无穷。

3.书中，作者仿佛写了几个“妹妹”，但实际上他只写了一个女子，这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女子。她时而以清纯、真朴的小叶妹的形象出现，讲述着发生在山村、城镇里她被拐卖、被强暴的故事；时而又以美艳妖娆、放荡不羁的静妹形象出现，讲述着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付那些商场、官场、演艺场中的色狼；多少男人“爱”着她，想拥有她那美丽绝伦的胴体，多少“哥哥”喊她或“小叶妹”“文妹”或“静

妹”，想跟她颠鸾倒凤，共度“爱”河。这个弱质美丽的姑娘，经历了多少心灵的创伤、流过了多少苦涩的泪水！她一生的经历让人深深感到：在大都市里，这“妹妹”难当，尤其是美眉“妹妹”更难当！

4.本书作者王交远，是位曾受到周总理称赞的老作家，在书中，作者一改红色经典《党的女儿》的风格大胆写了性活动，大有王蒙在《青狐》中的气概。小说很好看，让人一读便入圣境……

本书几个理论依据

古人曰：纯想欲飞，纯情欲堕。

老子曰：如果没有欲望，你能领略到事物的奇妙本质，但如果被欲望控制，你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

<< (卫慧 译释)

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凡是吃饭喝水的人，都有争权、夺利、好色之欲说也！

<< (作者 译释)

每个生命诞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我们不太可能弄清自己的母亲在受精的瞬间是否曾经到达高潮。母亲怀上我们的同时，她的体内是否只有一名男性的精子？我们称之为“父亲”的那个男性，是否真的就是那个提供精子生出你我的男性？

<< [美]罗宾·贝克

..... >>

最女人 最生态味

妹
妹

1

导演欧晓阳是在拍完电影两个月后一个晚上，才跟女主角文妹做爱的。

那夜是在北京一家最豪华的酒店里，柔和的月光被挡在暗紫色的窗帘外，室内的彩电荧屏上变换着广告。文妹依在床上看了看手表，心想，他该过来了，我先洗个澡吧。

她手伸到床头柜前按下了一个开关，彩电荧屏闪了一下，音、画消失了。她下了床，走到了房门前，按下了“请勿打扰”的电钮，然后打开门锁，又将门虚掩上。

住豪华宾馆对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但她特别喜欢在设备豪华、氛围高雅的卫生间里洗澡。当她脱下衣裤，面对着那半面墙式的大镜子，欣赏自己那恰如春花般娇艳的胴体时，她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春情荡漾的躁动。

热气在弥漫，她用那只丰润而又白嫩的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胸前那白皙的肌肤时，她直直地站着，不说话亦没有大动。她就这样细细端详着自己，像端详一件别人的作品。她甚至感到自己就是一尊塑像了。这尊塑像是呼吸着的，那三角区就是它的嘴，一个微微抿着的嘴儿，滑稽地吸着。她那奶液一样的肌肤留着男人抚慰过的丰腴和光滑，她大概想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破绽。



确切地说,作为一个女人,被自己的躯体所陶醉,所吸引,可以想见这是怎样一具胴体了。她的头发很长,披散在背上,像瀑布一样泻落到她后翘的臀上,她的青春,美貌和快乐都倾泻了出来,成一幅美好绝伦的图画,她知道,这幅画是无价的,是昂贵的。

她最清楚这具胴体的价值:那长着茂密的芳草的三角地,应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地王”,她知道这里每一寸都会被反复地变成高价。而今天,对她来说,现在最使她感兴趣的是事业上的名份,她对自己至今还未能挤进“大腕”“明星”的行列而感到愤愤不平。虽然在影视圈里已小有名气,但在全国的知名度,还是太小。她也知道,机遇很重要。但她总是抱怨命运对她不公平。她总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完全有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明天将会如何呢?欧晓阳导演说,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他下了血本,不但请了影视界的权威、专家,而且还把方方面面的记者也请来了。宴席是超豪华的,另有贵重礼品,欧导演说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给她夺得明年最佳女演员的王冠。真能如此吗?她心中无底。因为她曾一次次地失望过。

忽然,她听到开门声音,便急忙把卫生间的门锁上。并偷偷地笑了笑。

欧晓阳轻轻地推开门,闪身走进去又将门锁上。当他听到卫生间有洗澡的水流声时,便去推卫生间的门,可没有推动。

“文妹,文妹……”欧晓阳轻轻地呼唤着。

“去去,到屋里等着去!”

欧晓阳在这种时候不敢造次,他只好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美滋滋地陶醉在美妙的想象中。

欧晓阳是个很有才气的青年导演。他选中文妹来担当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的女主角,并不仅仅是看中文妹的美艳绝色,而是看中了她那上佳的演技和富含角色的人物气质。现今



影视界的美人儿多得很，愿为艺术献身的漂亮女孩也是一把一把地抓。对于欧晓阳来说，找个“小情”玩玩已不是他的首要追求，做为一个年轻导演梦寐以求的当然是那能使他扬名的最佳导演奖了。他庆幸自己选对了。文妹的表演为他这部电视剧增添了不小光彩。当然，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位如花似玉韵味无穷的女孩子。由于合作的成功，在外地拍摄过程中，他已多次拥抱热吻过她，但一直没有占有她。戏拍完了，文妹也回单位去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后期制作和审查，终于排上了播出的时间。为了播出前大造一下舆论，欧晓阳和制片主任精心安排了这次记者招待会。当然，女主角必须请来参加。两个多月的分离使欧导对文妹的渴望又似烈火一样燃烧起来。这次夜半幽会便是他俩事先约定好的。

卫生间的门打开了。她披着长长的美发站在灯光下，恰如一支带着露珠的出水荷花，婀娜多姿、光艳照人。

“哇——！我都要晕了！……”欧晓阳迫不及待地迎上去，用力把文静的浴衣拉了下来。他让文静的长发盖住他们彼此的身体，把她像玩弄一条蛇一样从背后拥摸着。文静肌肤的光滑和美丽让欧晓阳一阵颤栗，然后他才慢慢贴上身，把手放在丰腴的乳房上轻轻捏摸，一会儿，文静两条雪白的腿不停地发抖，嘴里发出咿哦的哼叫，他见她已动了情，便将那昂奋的生命之根放进那滚热的正呼吸着的嘴儿中……

两人搏击了一个回合，欧晓阳见文静满脸潮红，便盯着她轻轻问：“舒服吗？”“舒服”。“想不想继续？”“想”。欧晓阳说着便把文妹的身体全面彻底地使用起来，到了深夜12点时，他已经把她那儿耕耘得松软而寸土不剩了，这时文静的汗水已把床单湿透。

两人喘息了一阵，欧晓阳支起身子，用淫浪的目光瞟着文妹，献媚地说：“文妹，说真话，我所见过的女孩，还没有一个象你这么又有才华，又风情万千，魅力无穷的，真是一个绝妙、完美的尤物，



文妹……”

“别叫我文妹，我不是文妹！”她突然打断了欧晓阳的话。

“什么？……”欧晓阳一怔。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是静妹，静妹！你要叫我静妹。”

“还不一样吗？静妹是你的笔名。文妹是你的原名。”欧晓阳知道文妹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首小诗，用的是静妹这个名字：“叫文妹多亲切。”

“亲切？文妹可不和你亲热。”

“瞧你，又逗我！”

“谁逗你了！静妹就是静妹，我静妹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现在我告诉你，和你幽会的是静妹，不是文妹，明白了吗？”

“哦，我明白，叫静妹，静妹妹……”欧晓阳虽然心里感到有些奇怪，但他又很快理解了。按他的理解是这女人太虚伪，是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办法，也许是和我这个有妇之夫幽会的一种心灵解脱吧。她文妹也有未婚夫了，干这种事当然让我叫她静妹会自然些。管她叫什么。美人儿不会变，她还是她。

静妹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用那撩拨的目光玩味着欧晓阳。她非常熟悉男人的心理，果然，欧晓阳眼睛里的欲火又被她点燃了！她喜欢在这种时刻戏弄男人。

欧晓阳忍耐不住了，一只手又象条游蛇似地慢慢伸进她的睡衣里。

静妹想逗逗他，有意躲闪。她嬉笑着推挡，逗得欧晓阳亢奋地性起，猛地双手抱住静妹，刚想亲吻，又被静妹挣脱，她边笑边跑到床边。欧晓阳怎禁得住这般挑逗，便又扑了过去。

静妹在戏嬉中，突然灵机一动，心生一念。她用手托住欧晓阳的下巴，兴奋地说：“哎，这会儿咱们玩个绝的。”

“哦？……”欧晓阳精神一振：“玩什么新花样儿？”



“让你进入角色，演一个坏蛋，大流氓，海盗，魔鬼，强奸犯！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制服。”

“嗯，这主意不错，够刺激！”欧晓阳的目光立时变得欲火熊熊：“不过，你可别嫌我粗野！”

“那才够味儿哪！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

静妹的眼里也闪着任性的放荡。

“好，准备好了，开机！”

一场荒唐的戏开始了，俩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闪，时而撕扭在一起，时而又嬉笑着翻滚在地毯上。

由于欲火的升腾，欧晓阳越来越忍耐不住，越来越粗野。他什么也不顾了，粗野地把静妹压在地毯上。一只手按住静妹的手腕，一只手去撕扯她的睡衣，她哎哟哎哟地叫着，拼命地挣扎，踢打……

这时，静妹的眼睛里突然出现异样的神色，瞪得圆圆的大眼睛好似乱云飞渡，瞬间又变得恍惚，恍惚深处闪出一道仇火，这仇火在集聚着，闪烁着，慢慢地形成一股炽烈的焰火，本来那上情欲的脸却又突然变得惶恐中带着怒不可遏。

这一切变化欧晓阳并没察觉，此时他仍在疯狂揉搓着她，压根儿就没顾得上观察静妹的神情。由于久久不能入港，火烧火燎的欧晓阳灵机一动，双手捧住静妹的脸，用力去亲吻。他想，以柔克刚。他懂得如何激起女人的情欲。他想让她在狂热的亲吻中放弃反抗……

就在这时，在静妹的心灵深处发出了另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的呼唤：“静妹，顶住！我来对付他！……”这呼喊就是与静妹在心灵深处的对话。

她被欧晓阳亲吻得喘不过气来，感到窒息，感到恶心，她想撕喊，可欧晓阳的舌头却象蛇一样伸进了她的嘴里。此时，她猛地咬



妹 妹 妹 妹

住了它，狠狠地用力一咬，只听得欧晓阳一声惨叫，双手捂着嘴打起滚来。

她觉得嘴里一股强烈的成腥味儿，恶心地一吐，一块鲜红的血肉喷了出来。

钻心的疼痛，使欧晓阳滚在地毯上嚎叫着。他懵了，他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当他瞪着惊愕的两眼去看静妹时，静妹站在那里得意地冷笑。眼睛里闪着野性的仇火。

“畜牲！你这该死的畜牲！我宰了你！”她那异样的神情，使欧晓阳惊诧地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半个小时前曾与他翻云覆雨的静妹，竟又突然抓起水果刀，爆发似地向他刺来，欧晓阳惊慌地一闪，刀子正好刺中了他的大腿上。

“静妹！你疯了！……”欧晓阳惶恐地喊着。可是他因为舌头被咬掉一块，嚎叫变成了血糊糊的嗷嗷。

“告诉你，我可不是静妹，也不是文妹，我是小叶妹！知道吗，我是小叶妹！你这个畜牲，我今天饶不了你！”她又举刀冲来。

欧晓阳惶恐地躲过小叶妹，不顾一切地哇哇地叫着逃出房去……

妹
妹

2

欧晓阳躺在北京阜外医院的病床上，忍着阵阵钻心的痛疼，写了一张字条，他请护士为他打了一个电话。必须请他的铁哥儿们——制片主任马上来一趟。虽然文妹的变化使他大惑不解，可他此时最关心的还是明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

制片主任匆匆赶来了，当他看到欧晓阳的舌头被包扎起来时，惊愕地愣在那里。欧晓阳沮丧地摇摇头，把一张写好的字条递给他。欧晓阳没有对铁哥儿们隐瞒真相。在他们之间压根儿就没有把这种风流艳事当成丑事儿。平时，几个铁哥儿们在一起还经常把这种艳情当做逗乐的话题，甚至当成男人一种魅力作炫耀。

当然，欧晓阳对医生可没有说实话。他在字条上告诉医生是夜里遇上了流氓歹徒。

制片主任十分焦虑。他明白，新闻界对这类事情非常敏感，如果让他们知道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欧晓阳在字条上告诉他，记者招待会已无法更改，必须按时召开。就说我患了急性肝炎，住了院，不能出席。说女主角文妹到外地拍片去了，赶不回来，千万不能走漏了一点风声，除了你，我谁也不见。另外，他还请制片主任马上回宾馆，到文妹房间里去看看，一定要安慰她一下，不要让她说出去，并说文妹神经可能出了毛病。



第二天上午,记者招待会准时召开了。该电视剧的编剧,女主角文妹的未婚夫——章文哲,被制片主任的宣布和解释给弄得莫名其妙。虽然欧晓阳没请他住豪华宾馆,可他昨天刚和导演一起商议过他的发言提纲,可压根儿没见导演有什么患病的迹象。而一直与他热恋着的文妹,昨天也与他一起聊过表演体会,今天怎么会突然到外地拍片去了?再说,文妹如果真要去外地,也该和他打招呼的。

章文哲感到事情十分蹊跷,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当记者招待会转为宴席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硬是把制片主任拉到场外,逼着制片主任说出实情。可制片主任死不吐口,章文哲无奈。他担心文妹出了什么麻烦,不等宴会结束,便匆匆赶回剧院找文妹去了。

章文哲和文妹是一个剧院的。他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汗流夹背地赶回剧院,没顾回自己的宿舍就直奔文妹的宿舍去了。

文妹住的单元房门没有关。章文哲走了进去,象往常一样,在文妹房门上敲了三下,只是敲得重了一点。

“请进。”屋内传来文妹低声缓慢的两个字。

章文哲知道这中午时间,是文妹做气功的时间。

文妹坐在椅子上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她双目微闭,长长的眼睫毛一动不动、毛茸茸的,给人多少美妙的遐想。她挺胸拢背,双手叠在一起放在下丹田之处。她那乌黑油亮的长发披在身后,优美的曲线从前胸起伏勾画出婀娜多姿的形体。那松静虚无的超脱神情,给人以圣洁纯隋之美,使人联想起观世音菩萨。在章文哲心中,文妹确似一尊心底善良,温柔纯情的女神,而文妹那高雅圣洁的气质以及令人陶醉的独特韵味儿更使章文哲对她爱得至诚至深。

章文哲坐在文妹对面的沙发上,仔细地观察着文妹。文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上,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平静。好似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这越发使章文哲感到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和欧



晓阳吵了架,闹翻了脸?……

虽然章文哲对文妹有些捉摸不透,甚至有时会觉得自己对自己不够信任和真诚。但文妹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他,始终对他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又是任何一个女性无法替代的,至于文妹的思想混乱,观念矛盾,性格不稳,他都发行量地往好处想。他认为这是年轻女孩思想不成熟的正常表现;也许是恋爱中的女孩,对恋人的一种幼稚的炫耀。反正这些现象,他都不当成什么了不起的,足以动摇他感情和爱恋的大事。

章文哲等了十几分钟后,文妹开始吸功了。

收功后,慢慢地睁开了那双好似一泓碧水的大眼睛。看着坐在对面的他,甜甜地一笑,歉意地:“不耐烦了吧?”

“不,看着你做气功,也是一种享受!你把我带进一种松静的境界!”

“是吗?等我功夫练深了,练出特异功能的时候,你就能受益喽!”文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递给章文哲,又问道,“大中午来找我,有什么急事么?”

“今天上午你怎么没去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文妹一愣,不明白地说:“什么记者招待会?”

章文哲被文妹的回答给愣住了:“文妹,你怎么啦?开什么玩笑?”

“怎么?……”文妹看着章文哲那认真的神态,知道章文哲不是在逗她。可她的确不记得有什么记者招待会了。“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招待会的事呀。”

“你……那你记得欧晓阳导演吗?是他把你接到大世界宾馆去住的呀!”

“大世界宾馆?……”

“我真不明白,昨天咱俩还和欧导在宾馆里研究记者招待会的



事,今天你就忘了,这未免也太……”章文哲对文妹的说谎,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酸涩和气愤。可是他仍然强压着自己的性子:“文妹,你知道吗?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你和欧导都没去。制片主任说,欧导得了急性肝炎住了院;说你到外地拍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文妹瞪着一双紧张而又茫然的眼睛,神经质地反复说道:“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章文哲被搞糊涂了,他从文妹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有意在说谎,而是一种惶乱不安的痛苦。

突然,文妹神经质地走到写字台前,双手颤抖地拿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日记,匆匆地翻着。当她找到最后一页时,便紧张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她的脸慢慢地失去了血色,变得象面粉一样煞白。脸上的肌肉也禁不住地抖动了几下。当她看完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沮丧地摇摇头,一声让人揪心的叹息好似把她推进了无底的深渊。

“文妹,你怎么啦?到底是怎么回事?”章文哲被文妹的举动和神态弄得更加惊诧不安。

文妹的眼中涌出一串泪珠,忍不住地抽泣起来。

“文妹,你说话呀!是谁欺负你了?”章文哲感到了一种不祥和一种说不清的苦痛:“文妹,别难过。你心里有什么委屈,就对我说,快告诉我吧!”

“不,不是……”文妹抬起头,望着章文哲,好似在乞求谅解,在寻找一种依托。又好似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在阻挠着她,在捆绑着她,使她不敢倾吐自己内心的痛苦和隐秘。

“不,不对!文妹,我看得出来,你在隐瞒,你心里有话,有痛苦。”章文哲忍不住地抓住文妹的双手,诚恳地央求道:“说吧,说吧,我会帮助你的。你要相信我,文妹,有什么苦衷就对我说吧。”

“我……我……我有病!”文妹终于吐出了几个字。





“有病?……”章文哲一怔。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我有病,这病有人说是忧郁症,有人说是精神分裂症,中医说是癔症。我查过有关资料,说是当今城市女性很多人都或轻或重患这种病。我感到我的脾气一日三变,性格迥然有别,还经常忘记一些事情,忘记一些日子。有时候,我觉得好几个月我都失去了,好象我这个人不存在了,不知道那些日子我在干什么。”

“哦?!……”章文哲惊愕了。

“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参加了一个电视剧组,有时候会有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会对我特别热情,谈起他和我在做的事情,多少年来,我不知道丢失了多少时间,也闹不清都丢了些什么。想起来,我心里就害怕,就痛苦。我不敢对任何人讲,我总希望我这病能慢慢好起来。可是……我真不敢再想下去,我怕……”

“是这样……”一连串的反应在章文哲的脑海里快速运转着,一些往日积累的信息在他大脑里跳跃着,一些往日和文妹相处的情景在他眼前急速闪现着。根据他掌握的知识和判断,使他很快得出一个结论,文妹的确是患了一种精神病,也就是说,是一种神经系统心理变态的疾病,西方心理医学叫这种病为多重人格的病,看来文妹是一个人格分裂、多重人格的人。

文妹的病象闪电炸雷一样使章文哲震惊,使他猛醒,使他以往的种种迷惑都得以解答。虽然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痛酸涩和不安,但做为一名作家,也使他极为兴奋。因为他过去曾经看过世界上第一部描写双重人格的小说《化身博士》。最近他又以极大的兴趣仔细阅读了刚刚翻译出版的纪实性小说《人格裂变的姑娘》。这部小说是美国施赖勃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详细描写了一个多重人格的姑娘。他清楚地记得,施赖勃在书中阐述了那个具有多重人